

回應北都需要與宣教機遇（二）

余志文

2025/5

人手不足的挑戰

禱告先行

香港教會事奉人手及同工數量下跌的問題，已無法漠視。然而，若北都有這麼大的使命實踐和牧養需要，我們也不能忽視。聖經及歷史中的神的工作，從來不是由人定的方程式計算的。因此，當我們認識北都的異象後，第一件事不是評估堂會的能力和限制，訂定策略，而是禱告，尋問上帝對教會的期望，並讓神為教會解決所要面對的問題。

神的工作，從來不是由人定的方程式計算的。

推動禱告、尋問上帝心意及帶動異象等工作，教會的領袖是責無旁貸的。然而，我們也不能忽視神在平信徒心內的動工。若有信徒開始擁抱異象，教會領袖應與他們同行，一起辨識神的心意，而不能因「教會人手不足」之類的理由，限制他們回應神的召命。

使命帶動的教會成長與增長

按「2024 香港教會普查」，「年齡斷層」是堂會認為發長的最大困難，⁹而且堂會缺乏青少年的情況在過去幾大提升。¹⁰那麼，今天談植堂，是否太離地呢？盼以下兩個案，能給我們一些啟迪。

筆者是土瓜灣區某堂會的會友，該堂會在 90 年代初期到北區植堂，當時參與植堂的全部是與筆者年齡相仿、初職的信徒。後來筆者讀神學時，曾就母會的情況作過一項研究，搜集數據，並訪問了幾位核心教會領袖。在 1991 至 1995 年期間，土瓜灣堂會無論受浸及崇拜人數均明顯下跌。當中有受訪者認為，這是因為當時約十位初職的生力軍開始到北區植堂，他們是當時靈命較穩健、最有動力的年輕信徒，結果教會一度出現梯隊銜接的斷層，影響了當年母會的發展。

但從另一角度看，北區的新堂會後來穩定地有數十人聚會，若把兩家堂會的人數加起來，整體實際上是有增長的。其後，土瓜灣堂會的人數也逐步增長，回復到 1990 年期間高峰期約 200 位崇拜會眾的水平。

再者，教會增長從來不可單看量的增長。在土瓜灣和北區兩家堂會的崇拜人數合

⁹ 《「2024 香港教會普查」簡報》，55。

¹⁰ 《「2024 香港教會普查」簡報》，18-19。

共不超過 300 人，但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，先後有約十年與筆者年齡相近的肢體進修神學，其中兩位今天已成為神學院的講師。一方面，可能正因當天有一批信徒離開母會，才有另一批信徒被興起，願意承擔事奉；而且神在不同信徒心中動工，讓他們在不同牧養和宣教場景中回應召命。

另一個例子是東九龍一家委身服侍南亞裔朋友的堂會。¹¹教會於二〇〇一年植堂，當時教會看到區內散居者的需要，包括留學生、南亞人士和傭工等。但該會的牧者坦言，當時他對南亞群體毫無認識，事工上也毫無經驗，沒有人手，甚至沒有感動！但因為看到需要，他們便以順服的心，先鎖定服侍對象為南亞兒童，教會也開展了相關事工，起初主力由青少年及初信者服侍他們。

該會的牧者坦言，當時他對南亞群體毫無認識……甚至沒有感動！但因為看到需要，他們便以順服的心，先鎖定服侍對象為南亞兒童。

結果，後來不僅南亞事工有成果，該堂會還有額外收穫。當教會投入資源回應這個「福音回報率」不高的群體的需要時，弟兄姊妹的生命同時被陶造，許多肢體成為願意外展見證的人，視野被大大拓闊。十多年後，堂會已由二百人的堂會發展成有超過一千人聚會的中大型教會。更重要的是，除了量的增長，其間有超過二十位肢體奉獻成為傳道人和宣教士，當中許多是當年帶領少年人服侍南亞兒童的團契導師。

今天香港教會是否過分看重內部的問題，卻欠缺異象和理想，進一步令年青信徒流失呢？若堂會願意「犧牲」一批信徒成為北都植堂的先頭部隊，難道上帝會撇下願意回應祂召命的群體嗎？當領袖重視並願意分享北都的異象，神會親自興起一些願意讓聖靈在心內動工的信徒參與北都的服侍。當更多信徒看到教會和植堂的需要，會有一些人為主擺上，奉獻全職事奉上帝。祂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法繼續與教會同行，可能另差派合適的同工來牧養教會，也可能興起初信者、年青信徒承擔起教會的使命。

今天香港教會是否過分看重內部的問題，卻欠缺異象和理想，進一步令年青信徒流失呢？

國度團隊

先談禱告和異象，這是最重要的，但我們也不可對人手不足的問題視而不見。一些宣教工場的經驗，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啟迪。筆者認識不少宣教士，他們很多時看自己在一個「國度團隊」(Kingdom Team)中服侍。簡言之，在工場的宣教士最重視的不是自己來自哪個差會、宗派，而是按福音對象的需要，不同背景的

¹¹ 齊來關心穆斯林祈禱會籌委會：〈「服侍散居者=教會同獲益」教牧聚會後記〉，2018 年 5 月 3 日，《時代論壇》網站，<https://christiantimes.org.hk>（瀏覽於 2025 年 2 月 3 日）。

宣教士彼此合作，各自發揮所長，盼望帶領最多的未得之民跟隨耶穌。

葉陳小娟指出：「*missio Dei* 原是指三一神內在的差遣……是表達三一神的教義，三一神就是教會宣教使命的源頭和基礎……聖父啟動宣教使命和差遣，聖子透過道成肉身具體實現使命，聖靈賦予教會權柄和能力實踐使命……從三一神教義認

當教會在新的地區開始植堂的工作，不一定要由個別宗派或堂會啟動，而是可以由「整個教會」啟動。

識宣教使命，使我們知道宣教是一整全的使命：整個教會向整個世界見證整全的福音（Whole Church, Whole World, Whole Gospel）。¹²當教會在新的地區開始植堂的工作，不一定要由個別宗派或堂會啟動，而是可以由「整個教會」啟動。

過往植堂多數是把母會的模式、傳統理念移植到新的堂會中。誠然，每個宗派也發展了許多重要、神重用的傳統。然而，在核心神學立場的框架之下，不同宗派和堂會也能盡量合作。這樣，即使人手有限，仍能彼此配搭、互相補足，達致最大的福音成效。

有份創辦中國神學研究院及中國宣道神學院的趙天恩曾提出「教會國度化」的異象，「以上帝的整體救贖工作，為我們事奉大環境與總路線」。¹³其後馮兆成亦補充了相關觀念：「一是華人教會尊崇神的王權，順服神的旨意，讓神國首先臨在於教會中；二是華人教會把存國度意識，為見證神國及拓展神國而服侍。」¹⁴「國度化」所強調的是不再以個別堂會、派別、機構為主位，而是一起投身整個國度的事工，以神的心意和期望為依歸。

跨宗派、堂會的合作

事實上，強調堂會合作的事工模式一直存在。例如新界西北區便有多個堂會聯合推動和參與的事工，針對基層、印傭等朋友，一起服侍他們，與他們分享福音。誠然，許多福音機構也扮演了相關角色，在提供教材、培訓等方面提供不少支援。然而，這些聯合組織或福音機構通常較強調外展工作，或會以一次過的性質協助堂會帶領福音性或培靈聚會。

¹² 葉陳小娟：〈荒謬世界的真善美展現——使命的神（*missio Dei*）〉，《中宣通訊》192期（2020年11-12月），4。

¹³ 趙天恩：《扶我前行：中國福音化異象》（台灣：中福出版，1992），9。

¹⁴ 馮兆成：〈華人教會國度化〉，《中宣通訊》171期（2017年3-4月），1。

但北都植堂的發展，初期要面對的可能是恆常性事工的議題，例如每週崇拜聚會的運作。在能夠培訓足夠的人手前，其他堂會的信徒能否組隊短暫支援一些人手較為缺乏的新堂會呢？例如安排領敬拜、伴奏、影音等義工協助帶領崇拜聚會，以至在預備場地、設置影音、預備程序表和電腦簡報，甚至物流等事務性工作上出支援，¹⁵讓一些新堂會的同工或植堂先鋒，初期不用同時兼顧太多核心牧養及福音事工以外的工作。

其他堂會的信徒能否組隊短暫支援一些人手較為缺乏的新堂會呢？

除了崇拜聚會，堂會也可考慮讓信徒以義工身份支援新堂會的福音和社關事工。相對上，鼓勵信徒參與社關事奉或福音機構的佈道工作已頗常見，但卻較少堂會鼓勵信徒以福音大使身份支援另一堂會的福音工作，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我們假設歸主者最好在日後參加佈道者的堂會。但支持肢體支援友會的佈道工作，與支持宣教士的邏輯是很接近的：本地教會未必有機會讓每位信徒出工場成為宣教士，於是便在差派、禱告、經濟上支持宣教工作。若堂會沒有在北都植堂，同樣可以鼓勵福音大使參與和支援友會的事工，以國度的視野，促使北都新堂會的信徒得到最佳的牧養，達致更大的福音果效。

但坦白說，讓某堂會的信徒支援另一堂會的事工，除了要有國度的胸懷，還可能需要面對不同問題。較可行的做法是由宗派總會或聯合組織統籌相關的動員、招募、培訓和協調工作。如果宗派願意讓這些義工支援其他宗派的堂會事工，當然是十分美好；但即使主要支援自己宗派的新堂會的事工，亦已可發揮很大的作用。宗派也可考慮有策略地與香港短宣中心、香港三福音倍進佈道等佈道機構合作，統籌和培訓義工。

¹⁵ 若堂會未必能有穩定的敬拜場所，可能要每週設置場地及器材，若有專門的義工或同工在存倉、運輸上作出支援，將可大大提升每週運作的成本。